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魔術大觀

●●●東西魔術二百餘種●●●

外國之魔術卽中國之戲法敝局所出中國戲法大全一書明白如話銷數之巨備受各界之歡迎本編所載譯自東西魔術大家之新著虛實實奇奇怪怪借聲光化電爲作用與中國戲法相較實異曲同工譯筆旣軒豁呈露繪圖亦不失形模婦豎得此可以了解研究科學借徑遊戲亦增長智識消遣牢愁之一助也

●●●全書一册價洋六角●●●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警世
小說 聖湖豔影 卷之五

第十七回

老幕友花枝思獨占

佳公子人月喜雙圓

懺悔生著

且說沈仲梅同秦竹士二人聽得一個老者在樓上罵道我把你這忘恩負義的下賤小婊子你的媽花言巧語騙我與你點了大臘燭我用了無數銀錢辦了多少物事平日間又和酒不斷的報效你說從此不做第二戶客人我問你今晚吃酒的是甚麼人況且到了這個時候也應該睡覺了你何以儘在樓下不上來將我一人冷清清的坐在樓上難道我化了銀錢來受這種悶氣麼說著又將那桌子拍得山響似的又一疊聲要叫老鴿上來講話此時仲梅聽了雖覺詫異然尙不覺得這座飛雀王却再也忍耐不住雙眉一蹙將手中煙袋向桌上一擺立起身來望房外直闖素蘭急忙

立起拉住道。秦大少。你不要如此。你要走。等靜蘭下來。再走。竹士冷笑道。我要走。與靜蘭何干。何必等他。難道說。別人是化錢的。我們是不化錢的。應該坐在此地。聽他的罵聲麼。一面說。一面擺脫了。素蘭的手。往外就走。素蘭發極。向仲梅道。老二。你也來。幫我勸勸我們。是吃了這碗斷命堂子飯。真真沒有法了。仲梅見他說得可憐。頗覺不忍。便拉住竹士道。你休生氣。且問問樓上的這位客人。是這麼一個大好老。爲了何事。如此的鬧標勁。問了明白。再作道理。竹士聽了。重複坐下。問素蘭道。你且將樓上那位闊客的來歷。說給來們聽聽。素蘭低低的道。樓上的客人。姓王名翰卿。是徽州人。向在衙門裏做師爺。年紀有六十多了。與我家娘向來認得。前個月頭。看中了靜蘭。一定要點大臘燭。我家娘要他三百塊錢。一付金手鐲。他多答應了。到了第三日。進城去拿了出來。對我家娘講。一個月內。包做念個花頭。不許靜蘭再做第二戶客人。等過了節。討靜蘭轉去。做大老婆。我家娘見他曲頭曲腦。也隨口答應了。前幾天。秦大少做靜蘭的時候。老頭子正在城裏有事。所以不曾曉得。今天

秦大少在此請客。却巧老頭子也出來了。問過我家娘。好幾轉。甚麼人請客。我家娘推說是做我的客人。老頭子方不疑心。此刻見靜蘭還不去睡。動了疑惑。所以發怒起來。竹士接口道。既然你家有這樣的闊客。何必再做我們這種客人。我此刻不去。難道叫我坐等天亮麼。素蘭道。姓王的與靜蘭發脾氣。不關你秦大少的事。你且摸摸良心。靜蘭待你。究竟是不差的。仲梅亦道。素蘭這話極是。靜蘭待你原是很好的。你此刻暫時耐耐。叫素蘭上去。通知靜蘭。叫他掉個搶花。下來陪你就是了。素蘭聽說。連連答應。便走上樓去。此時樓上正鬧得利害。老頭子的罵聲。拍桌聲。頓足聲。娘姨大姊勸解聲。靜蘭飲泣聲。鬧成一片。素蘭走進房去。見這位王翰卿坐在床上。臉色大變。那聲音更顛巍巍的。上氣不接下氣。一般。素蘭暗暗好笑。便挨著翰卿坐下。一面責備靜蘭道。王老爺動氣。你就好好的勸解勸解。坐在那裏哭甚麼。現在娘叫你下去當心點。要吃生活了。說著對靜蘭做個眼色。靜蘭會意。慢慢的走下去了。素蘭一面又勸翰卿道。王老爺你也不用動氣了。今天吃酒的客人是做我的。

不。關。靜。蘭。甚。麼。事。不。過。他。是。小。孩。子。的。脾。氣。聽。樓。下。的。客。人。在。那。裏。說。東。洋。人。的。事。情。覺。得。好。聽。所。以。睡。得。遲。了。原。是。對。你。王。老。爺。不。住。你。王。老。爺。平。常。待。靜。蘭。是。極。好。的。此。刻。不。犯。著。爲。了。這。點。點。小。事。如。此。動。氣。不。是。我。說。句。不。中。聽。的。話。你。王。老。爺。年。紀。大。了。身。體。是。要。緊。的。氣。壞。了。身。體。不。犯。著。得。多。了。說。著。對。娘。姨。道。你。快。去。起。把。手。巾。倒。杯。好。好。的。茶。來。一。面。又。不。住。的。爲。那。翰。卿。摸。胸。捶。背。那。翰。卿。年。紀。雖。大。但。對。於。酒。場。歌。陣。閱。歷。未。深。起。初。見。靜。蘭。痛。哭。已。覺。不。忍。此。刻。見。素。蘭。如。此。殷。勤。便。不。知。不。覺。的。將。那。一。般。怒。氣。拋。在。九。霄。雲。外。去。了。素。蘭。見。他。氣。已。平。靜。静。蘭。在。樓。下。已。久。料。竹。士。那。方。面。也。心。滿。意。足。的。了。便。命。娘。姨。叫。静。蘭。上。來。又。勸。了。翰。卿。幾。句。方。回。自。己。房。內。只。見。仲。梅。和。衣。睡。在。床。上。見。素。蘭。進。來。笑。嘻。嘻。的。道。掉。得。好。搶。花。我。真。真。佩。服。你。了。但。今。日。之。事。秦。竹。士。得。了。頭。籌。太。占。便。宜。王。翰。卿。空。發。窮。標。徒。貽。笑。柄。只。有。我。沈。仲。梅。白。白。的。坐。了。一。夜。真。真。不。犯。著。算。將。起。來。多。是。你。的。不。好。你。應。該。好。好。的。服。待。我。一。回。才。是。素。蘭。笑。啐。道。天。已。亮。了。還。要。嚼。舌。頭。做。甚。說。罷。彼。此。睡。下。

直至次日。一點多鐘方醒。仲梅便命人請竹士過來。一同吃飯。彼此談及昨夜之事。不禁好笑。飯畢。仲梅便想進城。竹士道。今晚季蘭介在百里香家請客。昨晚臨走的時候。千叮萬囑。一定要你去的。你不可負他盛意。仲梅道。既如此。我們閒著無事。就到百里香家去訪蘭介罷。竹士答應。便離了金素蘭家。望長春里走來。正走之間。忽然背後有人叫道。沈二少。你往那裏去。仲梅回頭看時。見是跟金愛卿的愛雲。便立住脚道。我到百里香家去。你在此幹甚麼。愛雲笑道。今日會芳花園極爲熱鬧。我想去游玩游玩。你肯同我去麼。仲梅愛他。撫媚便道。我就陪你去。於是三個人一同到了會芳花園。仲梅又叫了幾樣可口的菜。開了一瓶白玫瑰酒。憑欄暢飲。與愛雲談談說說。頗爲投機。直待竹士催了數次。方才分手。到了百里香家。見季蘭介與石望谿。賈鏡龍。程通甫等碰和。彼此招呼之後。仲梅隨意坐下。那百里香之姊瀟湘閣。與仲梅向來認識。便招呼仲梅到小房間去坐。談了幾句。開天就問季蘭介家景如何。靠得住否。仲梅道。我與他初次相交。不知他的底細。你爲甚麼問起這句。

話。來。瀟。湘。閣。道。姓。季。的。叫。了。百。里。香。念。幾。個。堂。差。做。了。六。七。個。花。頭。只。付。下。脚。不。付。酒。錢。恐。怕。遇。著。滑。頭。所。以。問。問。你。仲。梅。聽。說。暗。暗。嗟。歎。覺。得。堂。子。裏。的。人。真。是。勢。利。當。時。又。隨。口。談。了。幾。句。走。到。外面。看。蘭。介。碰。和。去。了。八。圈。碰。畢。擺。好。檯。面。又。來。了。兩。個。客。人。一。位。姓。胡。名。澹。安。現。在。拱。宸。橋。巡。防。局。當。收。發。一。位。就。是。江。淦。秋。原。來。與。蘭。介。的。老。兄。是。要。好。朋。友。此。刻。與。仲。梅。不。期。而。遇。當。下。大。衆。入。座。胡。澹。安。叫。的。是。金。愛。卿。之。姊。愛。林。旁。注。嬌。嬌。跟。局。四。字。賈。鏡。龍。笑。道。胡。老。二。你。不。怕。罪。過。麼。人。家。好。好。的。寡。婦。你。何。苦。去。轉。他。的。念。頭。澹。安。亦。笑。道。我。雖。然。不。應。該。轉。他。嬌。嬌。的。念。頭。但。比。較。你。那。得。隴。望。蜀。的。野。心。自。問。好。得。多。了。衆。人。聽。了。大。笑。不。多。時。叫。的。局。多。來。了。管。絃。疊。奏。絲。竹。哀。號。頗。爲。熱鬧。仲。梅。冷。眼。看。那。百。里。香。待。季。蘭。介。的。神。氣。總。覺。冷。冷。的。不。禁。代。爲。不。平。席。散。之。後。便。將。瀟。湘。閣。的。說。話。告。知。淦。秋。淦。秋。又。轉。告。蘭。介。蘭。介。聽。了。勃。然。大。怒。便。決。意。跳。槽。當。由。淦。秋。介。紹。金。瓶。玉。之。妹。瓶。花。與。他。蘭。介。一。見。之。下。大。爲。賞。識。瓶。花。見。蘭。介。綺。年。玉。貌。亦。傾。心。巴。結。次。日。蘭。介。就。在。瓶。花。院。中。吃。了。

雙檀從此便捨了百里香。常常的往瓶花家走動起來。過了一個多月。蘭介便有心爲瓶花梳櫛。淦秋在旁。又一力慫恿。蘭介就託他前往說合。你想瓶花的老鴛。焉有不願意之理。滿口答應。就擇定了正月元宵佳節。季蘭介以二百五十元。爲瓶花梳櫛。據個中人云。瓶花老鴛。實得不過二百元。其餘五十金。係江淦秋所得。人心險詐。一至於此。深爲可歎。但事之確否。記者未曾目睹。不敢妄下斷語。只得姑妄聽之而已。閒言少表。單說這日。季蘭介邀了江淦秋。沈仲梅等出城。到了瓶花院中。見房間舖陳。較往日不同。覺得堂皇富麗。耳目一新。粧臺上紅燭高燒。瓶花更打扮得花枝招展似的。見了蘭介。不禁雙渦紅暈。無限嬌羞。低低的叫了一聲。四少。那一付羞人答答的神情。態度。真是我見猶憐。誰能遣此。仲梅見了。大笑道。瓶花姑娘。你此刻如此害羞。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候。季四少放出竊玉溫香的手段。與你真個消魂起來。那時你將如何對付我。勸你放老實點罷。不要如此模樣。免得季四少見了。心痛說得衆人大笑起來。瓶花經他這一說。更覺得萬分羞愧。再也坐不住了。便

立。起。身。來。奔。到。小。房。間。去。了。衆。人。埋。怨。仲。梅。道。多。是。你。的。不。好。何。苦。說。得。人。家。坐。不。住。要。曉。得。新。娘。生。氣。新。郎。要。著。惱。的。仲。梅。道。是。我。不。好。是。我。不。好。罰。我。進。去。將。新。娘。請。了。出。來。以。解。新。郎。之。怒。如。何。說。罷。便。走。進。小。房。間。去。了。不。知。瓶。花。肯。不。肯。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當筵說笑話即景生情

半夜掉搶花偷天換日

却說沈仲梅走進小房間內。對著瓶花口稱。季四嫂是兄弟得罪了。此刻特來陪罪。恭請四嫂出去。說著。又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弄得瓶花受也不是。避也不是。低著頭。不作一聲。那兩頰紅得如朝霞。相似。一對水汪汪的秋波。似乎盈盈欲泣。淦秋見了。頗覺不忍。便拉開仲梅道。不要鬧了。我們去打牌罷。仲梅亦趁此收篷。同著淦秋等碰和去了。季蘭介又發了十幾張請客票頭。去請那一班住在拱宸橋的朋友。不多時。胡澹安。賈鏡龍等來了。蘭介見客已到齊。滿滿的坐了一房。便命擺了一個雙檯。又走過這邊。問仲梅道。你們的和還有多少。仲梅道。我們的和是隨便的。檯面擺好。我們就吃。

罷說著將牌一慣道。我不高興碰了。吃酒去罷。於是大衆一齊入席。衆人叫的局一時也記不清楚。惟有各人認各人的罷了。一時人聲嘈雜。笙鼓聒耳。說不盡的繁華熱鬧。蘭介此時意氣飛揚。便叫拿大杯來。獨擺五十杯莊。找人拈拳。澹安道。你們多是好酒量。我是不會吃酒的。只好告罪在前。仲梅道。這也不要緊。輸了拳。不能吃酒。罰說一個笑話。諸位以爲如何。衆人贊成。澹安無可說得。只好答應。蘭介便先同仲梅拈拳。議定每人各打三拳。衆人拈畢。輪到澹安。却巧澹安輸了三拳。衆人大笑道。這遭捉住了。快說笑話罷。澹安繃繃眉頭道。叫我從何說起。思想了半刻。便笑著說道。我這個笑話。也是元宵佳節。有兩個人。一個是湖北人。一個是湖南人。相約到大街上去看燈。到得街上。覺得火樹銀花。異常熱鬧。二人正看得有趣。忽見一盞烏龜燈。是用白紙糊的。一盞兔子燈。是用藍紙糊的。湖北人便對湖南人笑道。兔子是白的。這麼是糊。湖南人聽了。知他有意取笑。便指著烏龜燈道。烏龜是黑的。這麼是糊。湖同音。白。北同音。的。說得衆人大笑起來。却好座

中季蘭介是湖北人。一位姜姓客人是湖南人。便立起身來。一齊扭住澹安。要罰他吃十大杯。澹安笑著陪罪道。是我不是。忘記了二位的貴籍。一時失口。亂道得罪。得罪罰我再說一個笑話。如何。衆人亦代他討情。蘭介道。既是衆位說項。免了罰酒。再說一個笑話。但是不許亂說的了。澹安答應。又思索了一刻。笑道。我此刻說的。是一位闊客。是蘇州人。終日楚館秦樓。極力揮霍。一日忽然賞識了一個清倌人。一心要想梳櫳。他那老鴇兒。知他是個闊客。便一口答應了。他便化了無數銀錢。衣物。擇了日子。與那清倌人。點大熾燭。是日無非擺酒。碰和一切排場。也與今日一樣。無庸細說。到了後來。客人散了。那位闊客。與那清倌人。便攜手上床。尋那千飛之樂。不料這位闊客。剛剛上床。就走了起來。穿好衣服。往外就走。連那位清倌人。也不解其故。次日被朋友曉得了。問他緣故。他搖搖頭。打著蘇白道。勦說起。勦說起。是是是。爛格。蘭介同音一言未畢。衆人又大笑起來。仲梅笑道。雖然說得免強。妙在又是本地風光。只是太刻苦。蘭介與瓶花了。蘭介指著澹安。恨恨道。刻薄嘴。你仔細著吃還。

了酒。與你算帳。澹安笑道。吃還了酒。你與瓶花算帳。尙來不及。恐怕沒有功夫。與我算帳的了。衆人聽說。又笑了一回。這一席酒。直吃到一點多鐘。方才各自散了。是夜蘭介與瓶花二人。彼此年貌相當。且思慕已久。一旦如願而償。其樂可知。想閱者均是過來人。無庸記者多敘的了。次日十二點鐘時候。蘭介剛才起身。卽接到石望溪在金靜蘭家請客的條子。背後註著。今日係四和四酒。萬不可却字樣。心內極爲詫異。暗想望谿不做靜蘭。何以突如其來的。在他家請客起來。便問那請客的相帮道。昨天石大少住在你家麼。相帮回說。昨晚不會來。是今天同秦大少來的。蘭介聞言。更爲不解。當卽穿上馬褂。走到金靜蘭家。只見望谿同著竹士德安鏡龍在那裏碰和。通甫淦秋靠在榻上吃煙。仲梅同素蘭坐在榻上。切切的私語。見了蘭介。便笑道。老四你急急的前來。是要問今日這局的緣故麼。你且過來待我告訴你。蘭介笑道。我正不解。你快快的講來。仲梅道。這件事我起初也不知道。到了此地。問起竹士望谿。方知他二人自昨晚瓶花家散了。同到大方棧去睡。望谿問竹士何以。

不到金靜蘭家去。竹士便將前日與王老頭子吃醋的事說了一遍。因此覺得無甚趣味。所以不願到此地來望谿。大爲不服。譏笑竹士無用。竹士便激他道：「你既如此，我就將靜蘭讓與你做。看你有本事與王老頭子拼一拼麼？」你曉得望谿是最易激動的，便一早跑到此地，四和四酒的大鬧起來。蘭介拍手道：「原來如此！」望谿有此豪舉，我真佩服他。了仲梅道：「甚麼豪舉？」不豪舉，不過做十足大冤桶便宜老鴿兒罷了。」素蘭接口道：「別人做幾個花頭，你就說他做冤桶，像你這樣的，到一處做一處，如拉圾馬車一般，大約算是相家的了。」仲梅道：「我雖不敢算相家，然亦決不肯做冤桶。」蘭介道：「你們不要鬬口。我且問你：今日那王老頭子在此，不在此？」仲梅指指對過房間道：「那邊的客人就是那老頭子。」今日亦有兩和兩酒的。蘭介道：「如此說來，望谿今日如何達到目的？不是枉費了銀錢麼？」仲梅笑道：「這個你不要愁。」素蘭已與我商定計策，到了夜間自有妙用。包管望谿如願，而償蘭介忙問何計。仲梅搖搖頭道：「到了那時便知。」分曉。蘭介見他不言，也不再問，便走過望谿那邊道：「主人家此刻

吃酒太早。我們閒著無事。不如再碰一桌。望谿道好。你可與仲梅通甫。淦秋再碰一局。於是仲梅等亦去碰和。到了二點多鐘。和已碰畢。望谿託淦秋代邀的章寬夫。黃成韓。汪季五等來了。望谿便命先擺雙檯。衆人隨意入坐。仲梅問成韓道。你與蔡玉英的事情如何了。聽說已經付了定洋。究竟何日討進城去。成韓道。過了端午節。就舉辦這事。仲梅道。有情人。竟成眷屬。可喜。可賀。我當浮一大白。說著喝了一杯。衆人聽了。也有羨慕成韓的。也有暗笑成韓的。惟有楊小桃的舅母。正跟著小玉的局。坐在淦秋旁邊。聽了這話。便對淦秋道。你聽見了麼。別人做事。就如此容易。你就這樣的爲難。淦秋尚未接言。却巧被隔座蘭介聽見了。便大笑道。好好。你們二位亦有嫁娶之約。麼。怪不得淦秋無日無夜的混在城外。原來有如此的一個緣故。在內。淦秋道。也不過有這意思罷了。成功不成功。尙在未定。仲梅笑道。你們的豔福。真真不小。有人願意嫁你。只有我沈仲梅。落落寡合的。無人肯嫁。我素蘭道。因爲你的眼界太高了。所以無人敢嫁。你說著。瞪了仲梅一眼。蘭介道。你們二人真是歡喜。

冤家說起話來總要頂兩句的。仲梅笑道：「所以有一句俗語，不是冤家不聚頭了。」說得衆人大笑起來。此時菜已上完，堂差多散，衆人便覆杯告止。飯畢，望谿邀成韓等，碰和仲梅止住道：「且慢，俟戲館散了，再碰我們。此刻且到別處散散。」到晚上八點鐘，再敘望谿，莫名其妙，拉住仲梅細問。仲梅附著耳說了幾句，喜得望谿直跳了起來，對著仲梅連連的作揖道：「你與素蘭真是諸葛復生，有此妙計。」我日後當重重的酬謝。仲梅也不理他，同著蘭介等馬路上散步去了。望谿等也隨意閒逛。到了八點多鐘，方才聚集，吃了兩檯酒，又去看戲。直到一點多鐘，仲梅方代望谿邀了成韓、寬夫、季五三個到素蘭家。碰和此時王老頭子已睡，素蘭推說肚痛，叫靜蘭代應酬。客人碰了兩圈，成韓等去了，便叫房間裏幾個娘姨胡亂碰和望谿。就趁這個時候，與靜蘭樂哉樂哉的了。那王老頭子睡在樓下，起先只聽見客人前來，未曾聽見客人回去。到得一覺睡醒，聽得樓上牌聲隆隆，便信以爲真，毫無疑惑了。看官這種計策，多是素蘭的主意。你想堂子裏的搶花，真是無奇不有的了。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沈仲梅喜結三笑緣

賈鏡龍賭吃雙檯酒

却說沈仲梅自與石望谿等散後。便回到家內。休息了數日。有一日來了一個朋友。自從上海來的。這人姓董名定一。是在上海洋行內做買辦的。與仲梅極稱莫逆。二人相見之下。仲梅問他何日來杭。幹甚事情。寓在何處。定一道我生平愛慕西湖風景。故此番攜眷而來了。好多天了。寓在拱宸橋城北旅館。今天進城一來。奉訪二來。請你出城到錢寶珠家吃酒。仲梅笑道。寶珠是拱埠極紅的。信人原來你亦賞識他。定一道我與他並無交情。因他的姊姊寶玉在上海的時候。我做過好幾年。所以此番來杭。不得不略爲報效。仲梅道。原來如此。我們就此出城罷。是時滬杭鐵路正在建築。自南星站通拱宸橋的支路。已經開車。仲梅定一便乘火車出城。覺得風馳電捲。比坐轎子快得萬倍了。到得城外。定一先到寶珠家去。仲梅到素蘭家定了一檯酒。叫送到城北旅館。請定一夫人自己。

便望長春里錢寶珠家來。此時仲梅在拱埠的資格已是數一數二的了。北里中的姊妹大半認得他。到是仲梅見過輒忘。對於寶珠已不認識了。到得那裏仲梅便細細打量了一回。覺得寶珠豐容盛鬋貌也還不差。惟面上有數點細麻。講話略帶寧波口音。似乎美中不足。暗想這樣人才也算出色。何以得享盛名。這真是耳聞不足信。眼見方算真。了一面思想。一面不住的打量。那寶珠本是個中老手。擒縱客人的手段。拱埠推爲第一。向來曉得仲梅是個闊客。且在青年人物又極漂亮。久已有心結識他。此時見仲梅對他出神。便故意的星眸斜轉。嫣然一笑。道：「二少。你是貴人。難得到賤地的爲甚麼。坐在此間不聲不響的。呆看作甚。」仲梅見他那付神氣。不知不覺的怦然心動。欲與他說笑幾句。又礙著座中有幾個生客。只得點頭微笑而已。是日定一所邀的客人。均係城內錢業中人。酒量既高。拳風又好。仲梅素性好勝。杯到不辭。等到酒闌席散。不覺玉山傾倒。定一邀他。碰和仲梅推辭不得。勉強應酬。碰的係二百元一底。兩圈未畢。仲梅已輸底半。寶珠見他大有醉意。發張